



◎ 宝山大圣文化丛书

走进宝山

■ 胡小伟等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





走进宝山

■ 胡小伟等著
◎ 宝山大圣文化丛书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宝山/胡小伟等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12

(宝山大圣文化丛书)

ISBN 978-7-80719-351-7

I. 走… II. 胡… III. 文化史—研究—顺昌县 IV. K295.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199531号

走进宝山

作者:胡小伟 等

责任编辑:李锦良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350003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280 千字

印张:13.5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351-7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一

5000 年文明浸润的山山水水，无不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也因而灵性独具。历史人文与自然景观的交相辉映，留给人们的是深刻的感悟和无限的遐想。

南平是闽越文化的发源地，朱子文化的诞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古越先民的刀耕火种，多种宗教的传播交融，朱子理学的光大发扬，众多的民俗文化、红色文化，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这里的山水既得天工造化之力，格外秀丽旖旎，更因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形成了自身的魅力与特色。如朱熹之于武夷山、欧冶子之于松溪湛卢山、道教之于政和洞宫山……每座山都有每座山的文化标签。

顺昌宝山也是如此。顺昌被称为“闽江源起处、顺达昌盛地”，境内拥有宝山、华阳山、富金湖等众多旅游景点。宝山系武夷山支脉，宝山风景区是大武夷旅游圈的重要景区之一，总面积 95 平方公里，有国家一级景点 15 处。宝山山水形胜，佛光、雾淞、花潮、云海、奇石为“宝山五绝”，宝山寺大殿、千年银杏林、金斑喙凤蝶为“宝山三宝”。宝山的吸引力，不独在于秀美的自然风光，更在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坐落于峰顶的宝山寺大殿，被专家学者认定为全国罕见的元代优秀建筑，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相传宝山为孕育石猴之山，周边乡村多有大圣神位碑、祭坛和庙宇。自明朝洪武年间至今，当地一直保留着崇拜大圣的民间习俗。顺昌文物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提出“孙悟空形象源自顺昌宝山”等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宝山因此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青睐。

旅游业是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经济产业，同时也是有着鲜明经济特征的文化产业。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本质，旅游使文化得以传播和弘扬，二者密

切关联。随着人们追求高品质旅游趋势的发展，文化旅游因兼具审美、求知、休闲等特性，发展潜力和前景不可估量。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大武夷旅游体系，培育壮大休闲旅游养生产业，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是重要的源泉和基础。在旅游中体现文化，让旅游产业同文化产业结合，大有文章可做。挖掘文化内涵，丰富旅游资源；释放文化潜力，提升旅游品位；运用文化手段，扩大旅游宣传效果；借助旅游形式，传播南平历史文化。这些都需要我们先行先试，开拓创新。

今顺昌县委牵头，对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发表的与顺昌大圣文化有关的学术论文以及民间流传的大圣故事进行收集整理，集结成书出版发行，对展示宝山山水魅力，发掘与保护宝山历史文化，助推顺昌旅游文化发展，均大有裨益。故欣然为之作序，以期开卷导言。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共南平市委书记

2008年12月2日

序 二

顺昌自古就有崇拜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民俗信仰。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至迟宋代，顺昌就已存在大圣崇拜现象。自 20 世纪末，县文物工作者在宝山最高峰——宝峰顶的南天门后考古发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墓以来，随着他们深入不懈地考察研究，大圣民俗信仰之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全县各地不断浮出水面。这种文化现象以其独特性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丰厚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热心游客亲临考察探访，成为顺昌一份厚重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最近，该县县委、县政府挖掘、整理了当地有关“大圣文化”的考证资料，准备出版成书。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套丛书（共三册）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专家学者对顺昌“大圣文化”的考证和讨论文集；二是王益民先生个人的研究成果；三是当地民间流传的故事。这套丛书从不同的角度考证和探析了顺昌的“大圣文化”现象，不仅对于推动当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一件大好事，而且也有益于整个《西游记》文化的研究。

我还特别欣赏本套丛书编著者对待学术问题所秉持的宽容态度和争鸣精神。本套丛书不仅收录了大量论证“孙悟空的原籍可能在福建”“其出生地在福建顺昌宝山”的文章，而且也收入了不少持质疑和反对观点的文章，有的还出自名家之手。这种胸怀和气度非常值得肯定。因为不同的学术观点的争论，越是热烈、充分、彻底地开展，也就越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本身。从实际效果看，争论的过程也正是弘扬《西游记》文化的过程。

我衷心期望顺昌在这套丛书出版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挖掘、整理出更

充分、更有说服力的“大圣文化”资料，为《西游记》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丁振海

2008年10月30日于北京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序 一.....	雷春美 (1)
序 二.....	丁振海 (3)
顺昌“大圣文化”臆说.....	胡小伟 (1)
福建省顺昌县“大圣文化”现象和孙悟空形象原型地的研究综述.....	陈明松 (8)
《西游记》成书过程探讨	
——从福建顺昌宝山的“双圣神位”谈起.....	齐裕焜 (22)
齐天大圣崇拜与孙悟空原型.....	李安纲 (31)
顺昌大圣信仰与《西游记》.....	王枝忠 苗健青 王益民 (52)
闽北顺昌三济祖师与猴神信仰文化初探.....	叶明生 (58)
《西游记》《南游记》与顺昌民间大圣信仰.....	杨国学 (71)
顺昌宝山大圣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若干思考.....	黄远水 刘 邓 (79)
论《西游记》的自由意识.....	邹自振 (84)
福建顺昌“齐天大圣”资料的判读	
——兼评王益民的“孙悟空祖籍顺昌”说.....	蔡铁鹰 (90)
“大闹天宫”活水有源	
——顺昌“齐天大圣”之我见.....	蔡铁鹰 (96)
顺昌元坑神庙系统与神灵信仰的历史考察	
——兼论通天大圣信仰在其中的地位	饶伟新 黄新华 (105)
顺昌宝山大圣文化信仰初探	黄国良 林明春 (117)
福建猴神信仰与《西游记》齐天大圣	杨式榕 (122)
齐天大圣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刍议	甘萌雨 (129)
流波激清响, 猴猿隔岸吟	
——浅论中国古代猿猴观	秦 榕 (133)
略论福建猴神信仰从山林精怪向地方福主的演化	黄洁琼 邹春生 (139)
福建猿猴信仰研究的学术回顾与展望	黄活虎 (147)

试探福建通天大圣崇拜的源流	黎晓铃 (151)
福建顺昌大圣信仰调查	陈英存 杨志雄 杨 燕 (157)
孙悟空“生”在福建宝山	王益民 (164)
孙悟空的前身“通天大圣”历史文化遗存调查 ——兼再证孙悟空“生”在福建宝山	王益民 (173)
孙悟空与顺昌的神猴文化	林永祥 (194)
顺昌县大圣崇拜习俗与孙悟空原型渊源探析	潘棋兴 (197)
后 记	(205)

顺昌“大圣文化”臆说

胡小伟

福建是我喜欢并且常去的地方，地区一级几乎走遍，各种职业的朋友都有，而且还不
少。《西游记》则是我近年申报的一个研究课题，还下过一些工夫。

2004年6月正在西藏考察藏族创生神话中“神猴”遗存时，我突然接到《北京科技
报》编辑的电话，要我谈谈近些年关于“孙悟空原型”究竟是谁，在哪一处的_{问题}，我也
就随口应答了一番。具体到顺昌发现，我曾回答说：

“王益民先生在《孙悟空的原籍在福建宝山》的论文里，所列举的宋代文献、元
杂剧等，都是没问题的。把考古、文献、民间传说结合起来考虑，联想甚丰，也很有
意思。但是作为考据，尚不足以说服学界。”

“引宋代诗人距墓建成年代久远，其言说不能成为证据。此外，此墓名号‘齐天
大圣’‘通天大圣’与宋人所说‘猴’或者‘猴行者’并无关系，远溯并无必要。”

“孙悟空究竟是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向是个很有兴味的问题。‘五四’
前贤鲁迅、胡适以及前辈大家陈寅恪、郑振铎、吴晓铃以及季羨林等，都曾各持己
见，莫衷一是，至今仍无定论。原因之一，就是自唐以来各地遗迹、传说甚多，难以
定于一尊。仅以一地一隅故迹传说证实《西游记》这样内蕴丰厚，渊源久远的故事人
物的由来，无论中野美代子还是徐晓望的说法，显然都还难以服人。”

不料报章传播有限，网络影响无穷。好在目前《西游记》争论所涉及到的观点，大多
是熟识的学界朋友主张的，知我罪我，倒也是相视一笑间的事情，不致像其他古代小说争
论，正颜厉色，笔墨与喷沫齐飞；赤耳红面，辞章与讲说一色。可见《西游记》研究空间
足够容纳异说，正如孙猴子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大伙儿还犯不着为字句斟酌，佚文
揣测的一点歧见犯急。

遗憾的是虽然不止一次去过南平，登临武夷，却没有缘分去过顺昌。所以自王益民先
生频频披露当地发现，报章刊物不断“报料”，而福建同道也群起声援之际，我也只能作
壁上观。直到陈明松先生古道热肠，亲自电话上门约稿，不能推脱，只好勉为其难，略缀
若干。所谓“臆说”，是鉴于尚未亲临顺昌，对于遗迹尚无观感，所以只能作“臆度之

说”，不能“精确制导”。至于是否合乎编者意图，能否刊用，倒也不在意中。

是为解题。

一、“大圣文化”

“大圣文化”之说，大约指集中了顺昌发现的若干“齐天大圣”“通天大圣”遗存而名之的。

但细究起来，“圣”之为“圣”，却是一个地道的儒家概念。汉儒秉谶纬之学，本以圣人为预言家，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神人，人性也被分为“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筭之性”，悬若天壤。生而有之的“天命”主宰着一切，自然不能“学而至之”。而宋人始持别议，周敦颐在《通书·圣学章》说：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

此语可视为理学“学圣运动”的纲领，提出并回答了能否“学至圣人”的问题。周敦颐又言：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挹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

故程颐有言：

“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

这就突破了孔子“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的藩篱。二程虽然不否认“生而知之”，但倡言“非是圣人上别有一等神人，但圣人有不可知处，便是神也”，肯定还有“学以至圣”的途径，这就是：

“人与圣人，形质无异，岂学之不可至耶了”“人与圣人同类……大抵须是自强不息，将来涵养成就到圣人田地，自然气貌改变。”

正是因为“圣可学至”，理学倡导的道德榜样，才可能成为后人可以触及的楷模。

宋元以后三教圆融，因此佛教、道教也有以“圣”名佛名仙者。据说最早把泗州僧伽名为“大圣”的，就是北宋苏东坡。万历刊行的《续道藏》中就辑有一篇《太上天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编纂者注谓“似出于宋元以后”。其实宋代儒家犹矜持己说，界限分明。元代以后蒙古人强势进入中原，才搅乱原有三教格局，造成“儒道合流”局面的。这里又是“太上”又是“大圣”的，知道主神是谁吗？居然是三国时的汉将关羽。这也可以窥知

以“圣”名神仙鬼怪的大致时代。这与王益民所举杂剧《西游记》《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以及《清平山堂话本》里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在时代年限上也是一致的。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猿猴精形象在中国传奇小说中，向来以“好淫”著称。如汉代焦延寿《易林·坤之剥》里盗人媚妾的南山大獼、干宝《搜神记·豶国》里的好拦路抢劫妇女，而生子皆如人形的豶国。唐代裴铏在《传奇·孙恪》中写道：广德年间，秀才孙恪因下第游于洛中，投宿袁氏之第，慕袁女妍丽，求为妻室。相伴十余载，生二子。不料最后袁氏竟“抚二子咽泣数声，语孙恪善自珍重，遂裂衣化为老猿，扞萝追野猿数十跃树而去。”比较著名的是唐初为挖苦欧阳询伪撰的《补江总白猿传》，写白猿成精，窃人妻女三十余人。明人胡应麟《四部正伪》说：

“《白猿传》，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询状瘦削，像猿猴，故当时无名子造言以谤之。此书本题《补江总白猿传》，盖伪撰者托总为名，不只诬询，兼以诬总。”

张锦池兄曾分疏此题，认为基于道教描述之“修炼猿”多有淫行，而基于佛教描述之“听经猿”则“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但在《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申阳君显然为道教“修炼猴”，却自称“齐天大圣”，不但兄弟已是通天大圣，弥天大圣，而且自身法力无边。

“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魃，管领诸山猛兽，兴妖作法，摄偷可意佳人，啸月吟风，醉饮非凡美酒，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

奇怪的是，它可以和红莲寺住持倾诉衷肠，却不听劝告，仍然需道教紫阳真君遣神将拿获处罚。可见“听经猴”与“修炼猴”此际也颇有混杂了。

既然这样的“淫魔”都能自称“大圣”，可知儒家视为至高境界，此时已经在民间沦落为“怪力乱神”了。

二、传播考索

放大看去，历史上信奉“齐天大圣”的地区在闽粤所在多有，还不仅只顺昌一地。

因为杂剧《西游记》和《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没有提到确切地名，所以也得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说起。北宋开宝四年（971）改雄州为南雄州，属广南东路。元至元十五年（1278），改南雄州为南雄路。明洪武元年（1368）改路为府。男主角陈辛既然是从开封到南雄沙角镇担任巡检，自应由汴河经淮水、长江，在九江转道赣水，迤迤南下，换陆路到达南雄。则此处所指“梅岭”，自应是经江西赣州大余县梅关古驿道，梅关坐落于南雄县城东北30公里的粤赣交界处，因地势险要而著称。这里形成通往广东南雄（今属韶关市）之古道，“岭南”之称也自此而始。唐代名相张九龄奉旨开凿驿道，遂成为岭南通往中原之要道，被称为“岭南第一关”。苏东坡贬谪岭南，就曾两度途经梅岭，留下“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的诗句。“靖康耻”南渡以后，后世称为“客家人”的

中原家族由江西迁徙闽粤，这也是通途之一。今日南雄珠玑巷位于梅岭与县城之间，唐时为驿站，北宋时成为沙角镇，是中原人移居岭南的重要聚居地。

尽管如此，这篇话本仍然有不合宋代制度的问题。篇中描述陈辛“金榜题名，已登三甲进士。上赐琼林宴，宴罢谢恩，御笔除授广东南雄沙角镇巡检司巡检。”但在宋代进士乃钦羨之文官，而巡检乃是品级低微之武职。《宋史·职官七》——

“巡检司：有沿边溪峒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

尤其岭南还属未经开发之地，往往成为贬谪流放之所。最著名的正是徽宗时苏氏兄弟分别流放与其表字相关的儋州和雷州。在北宋“重文轻武”的时代氛围中，新科进士被分配至边远乡镇担任武职，是很难说通的。元代曾经轻视科第，但举办科举以后，待遇也还优厚，如《元史·选举志》载，延祐年间连“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何况进士。而巡检刚刚进入九品。据王世贞《皇明异典述》之“首甲不授翰林”条说：“洪武四年初开科，状元吴伯宗授礼部员外郎，第二、第三人郭翀、吴功达俱吏部主事。”明初制度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反而是历朝进士授职最低者。就此点看来，颇疑该篇话本，实作于明初。

现在南雄、韶关一带是否还能够寻到“大圣”遗迹，尚不得而知。但据报道广东不少地方至今还存在“大圣”信仰。据介绍，大圣即《西游记》的孙悟空。广州寺院多有奉祀。以八月十六为诞期。旧广州人不少前往参拜祈福。神前置玻璃盅，满注清水，插上一支玻璃漏斗（俗称“乒乓”），由于气流关系，会乒乓作响，就认作“大圣爷”降临讯号，这时信徒就会诚惶诚恐以香烛礼拜。

福建“大圣崇拜”习俗更盛。江苏溧水人彭光斗乾隆时曾任永安县令，在《闽琐记》里他就发现福建三桩怪事，其一就是“祭孙大圣”。漳州南靖县山城三卞畚族村发现一尊明代“大圣公”孙悟空的神像，像高半米，用硬木雕刻并加以彩绘，腰间系一面照妖镜。形象已脱离民间早期猴神的写实手法。史书记载，明代该地建有“大圣庙”，供奉“大圣公孙悟空”。至今三卞村畚民仍尊奉“大圣公”为驱邪镇恶之神。每年六月初一传为大圣诞辰日，除举行祭典外，还要演三日戏酬神。此外、平和、永泰有许多猴王庙；福安一带也有猴神宫，供奉齐天大圣。影响较大的地区还有福州。康熙时褚人获《坚瓠余集》卷二“齐天大圣庙”条引《艮斋杂说》：

“福州人皆祀孙行者为家堂，又立齐天大圣庙，甚壮丽。四五月间，迎旱龙舟，装饰宝玩，鼓乐喧阗，市人奔走若狂，视其中坐一弥猴耳。”

至今福州的屏山、程埔头、帮州、排尾等地有规模不大的齐天大圣庙，庙宇主神也是齐天大圣像。初一、十五来庙烧香礼拜的人较多。七月十五（有的地方是七月初一、如闽

侯天水村)为齐天大圣生辰,十月十二日为成佛日,届时要举行祭典,供奉素食祭品,往往还要演戏、讲评话等酬神。有的家庭中也供奉齐天大圣像,逢初一、十五烧香礼拜。

这个风俗还随闽、粤华人移民传到海外。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5月3日曾刊载莫美颜《华族民间信仰系列三·峇峇娘惹曾崇拜孙悟空》介绍说:

华人民间信仰非常繁多,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也在民间信仰之列。被信众尊为“大圣佛祖”的孙悟空在本地具有一定的信仰基础。也许是传统习俗的传承,本地崇拜齐天大圣的福州人不少。福州人吴尚龙说,除了到庙里祭拜,一些福州人还把“大圣佛祖”供奉在家中。

土生华人(峇峇娘惹)是另一个比较多祭拜“大圣佛祖”的社群,他们跟马六甲及檳城的土生华人一样,甚至发起组织了祭祀“大圣佛祖”的庙宇,本地的保安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保安宫大约在100年前由一批土生华人创建,“大圣佛祖”便是该庙的主神。除福州人和土生华人,也有不少广东人祭拜齐天大圣。过去广东人还喜欢在齐天大圣游行时在窗旁放一玻璃瓶,看齐天大圣是否有特别关照他这一家。广福庙是由广肇邑人士所建,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867年,但真正建庙年代不详。本地信众通常在农历正月十五或十六及农历八月十六庆祝齐天大圣诞辰,“出乩”是重要的仪式,祭品为水果,有人甚至买来价格很贵的韩国桃来祭拜。

齐天大圣庙以福建的福州和附近的莆田为多,一些庙宇历史久远,如福州闽安镇的迎龙桥桥北的圣王庙,宋代已有,比《西游记》早了两个朝代(按:唐僧取经与孙悟空的故事早在宋代已流行)。与福州一水之隔的台湾也受到这股传统风尚的影响,神格化的齐天大圣也是台湾的民间信仰之一。台湾民间崇拜齐天大圣因其武艺高强,能制服妖魔保佑境内平安,又因齐天大圣任劳任怨,对唐僧忠诚不二,所以后人便景仰与祭祀他。据知中国潮州也有齐天大圣庙,而且香火很盛。在香港一个叫做秀茂坪的地方,齐天大圣诞是该区一个重大节庆。那里住了许多鹤佬人(一般指在福建落脚的河洛人,但也有学者持异议)和潮州人,有不少具有潮汕乡土特色的庙宇,其中大圣庙是那里最早的一座庙宇,每年农历八月十六日,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庆祝齐天大圣诞辰。信众多为鹤佬人和潮州人。

三、来源臆测

关于杂剧、话本所述“大圣”来历,有一点似可注意,即他们姊妹无论是一是二,都与“泗州”或“龟山”有些瓜葛。杨景贤《西游记》杂剧说:

“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姊巫枝祇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

阙名《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第一折则说：

“吾神三人，姊妹五个。大哥哥通天大圣；吾神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子铁色猕猴，兄弟是要耍三郎。姐姐龟山水母，因水淹了泗州，损害生灵极多，被释伽如来擒拏住，锁在碧油罐中，不能翻身。”

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也说：

“洞中有一怪，号曰白巾公，乃猢猻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州圣母。”

尽管兄弟姊妹的顺序、多寡、名号略有不同，但大致相同的是，兄弟恒为三人，而姊妹中总有一位与淮河流域信仰有关，无论是“无支祈”（巫枝祗）、“龟山水母”还是“泗州圣母”。偶然？必然？值得推敲。既然与诸位“大圣”都有血肉之缘，又显露出与淮上泗州信仰有明显的承接之迹。

2007年在江苏盱眙召开《西游记》研讨会，为了承应主办者雅意，我曾写了一篇《无支祁、孙悟空背后神祇的演变——从大禹、僧伽到观音》的长文，重点分析从“大禹治水”神话到“僧伽大士信仰”表现出来的淮上经济、社会史演变背景，以及金末元初观音信仰替代泗州僧伽信仰的演进过程。其中也举了苏轼兄弟的事例，大意是说苏轼本为纯儒，青壮年时两过淮上僧伽塔，赋诗不过游山玩水之作。中年居官扬州，循例祭拜僧伽，也不过“在官言官”。但晚年赴岭南惠州、儋州贬所，心境已然大变，尤其是朝暮随侍的僧伽信徒王朝云在惠州逝世，使他对于泗州僧伽有了一份特殊的敬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僧伽信仰南传的轨迹。事实上在宋金之际，随着泗州僧伽塔遭到兵燹，原有信徒纷纷南下，尤其是形成赣、闽、粤的“客家人”后，南方反而成为僧伽信仰的主要地带，而宋末元初“南海普陀”开辟为“观音道场”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观音信仰，僧伽才逐渐湮没在观音形象之内。

僧伽信仰在福建也很普及，被称为“泗州佛”“泗州菩萨”或“泗州文佛”。清顺治年间周亮工所著《闽小记》卷三《僧伽》篇说：

“福州城内外，凡巷皆筑小屋，祀泗州菩萨，人皆未晓其义，或有一二处求告祈签，往往灵验。予每问僧人，亦无知者。”

咸丰年间施鸿保《闽杂记·泗州文佛》则说：

“福（闽）省城中街巷间，多供泗州文佛，或作小龕，或凿壁为龕。有供像者，有供牌位者，亦有但凿四字壁上以奉者，犹吾乡之奉观音大士也。僧伽未尝至闽，何以福州人奉之独虔，岂别是一佛号耶？”

这也是常人对于僧伽信仰何以转化为观音信仰的惯常疑问。更为奇特的是福州泗州僧伽居然居住在榕树之上。有介绍说：

“福州城乡多榕树，泗州神的神龛，多设置在榕树上。每月初一、十五日，妇女

们多在榕树下焚香膜拜。据说泗州神原是唐代高僧僧伽大师，曾在泗州临淮县建伽蓝殿。每到黄昏，僧伽头上必发异香。景龙四年（710）端坐而逝。唐中宗命人在宫中建塔安葬，不久臭溢长安城。后有人奏称应在泗州建塔，皇帝准奏，于是长安不臭。后有一泗州人来福州为官，因病祈求泗州神，忽见榕树现一道光芒，其病竟愈，以为泗州神庇佑。遂在榕树置一小神龛，供奉泗州神，因而相沿成俗。”

王益民曾在顺昌宝山脚下元坑镇漠武村发现了一座“泗州圣母”庙。此外，顺昌还有泗州乾、龟山等地名。是否与同时期僧伽信仰南传有关？还请进一步探索。

四、不是结语

我以为《西游记》是综合了全球“四大文明”中的印度佛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想象力，而迸发出来的一部“奇书”。因为想象奇特，形象庞杂，故事幽默，人物生动，耐得住多种诠释。所以近些年来正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哈里·波特》一类魔幻作品风靡以后。对于它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意义，仍有继续探索和发掘的必要。但是目前熟识和不熟识的各地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立说，一会儿山东，一会儿山西，一会儿河南，一会儿湖北。一霎时仿佛遍地都有“花果山”，到处都是“孙悟空”。稍一探询，却发现大多都是发掘本地三两个故事作为“证据”，仓促立说。反倒应了孙猴子的“处处无家处处家”了。这些言说用于当地媒体炒作，增添一景，拉动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固然有可以理解之处。但若用作“学术结论”，窃以为尚不足以服天下悠悠之口。

王益民先生这些年对于顺昌遗存发掘、研究做出的努力，无疑丰富、扩大了《西游记》以及民间民俗信仰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功不可没。对于顺昌“大圣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也还刚刚起步，我以为目前还不宜擅作结论。

从方法上讲，我建议应当以他的发现发掘作为一个地理坐标，再沿时空两维，延伸考察，以便梳理顺昌遗存的来龙去脉，包括传播途经、路线和历史演进，搞清哪些是顺昌的独特仅有，哪些是不同地区共同所有。

胡小伟，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民俗学研究。

福建省顺昌县“大圣文化”现象和 孙悟空形象原型地的研究综述

陈明松

一、福建顺昌“大圣文化”现象

（一）福建民间信仰——对“猴王”“猴精”与“猴神”的崇拜

古代福建森林茂密，林中猴子成群。据《三山志》载：唐代大历年间（766～770）有数百只猴子聚集在古田县某山林中，经常出来骚扰乡民，破坏庄稼。还有老猴纵火焚屋的故事。福建民间传说，“百岁老猴会成精”。宁德、福安等地称猴子为“师父”，乡民不但不敢伤害他，而且还建“猴神宫”烧香礼拜。霞浦县小马村等地奉白猴子为“守护神”，尊称为“白将军”。据宋代洪迈著《福州猴王神祀》载：处于福州、泉州、剑州、兴化四郡交界处的永泰能仁寺供奉“猴王神”，五代时民间流传，永泰能仁寺有一位和尚剃度了当地的一只作怪母猴，使母猴成为“保护神”的故事。建于五代的泉州开元寺东西塔的画像雕刻中早有猴王的形象。足以说明福建民间信仰对猴王的崇拜可追溯到五代（902～960）以前。

（二）福建“大圣文化”现象的民俗文化与民间信仰

随着宋元明三代以来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杂剧、小说等作品中猴王孙悟空的神话故事与艺术形象广为传播与影响，福建民间从早期对“猴王”崇拜的文化层面上，转变为对“通天大圣”和“齐天大圣”的崇拜。许多县、州都建有“通天大圣庙”和“齐天大圣庙”，祭祀“孙大圣”，形成“大圣文化”的现象。据清初尤侗著《艮斋杂说》载：“福州人皆祀孙行者为家堂，又立齐天大圣庙，甚壮丽。四五月间，迎早龙舟，装饰宝玩、鼓乐喧阗。市人奔走若狂，视其中坐一猕猴耳。”《闽都别记》载：“城市乡村皆有‘齐天府’，俗呼为‘猴王庙’。有人来祈祷，信者得显应，慢者即将祸，故远近之人，莫不敬畏，不敢轻慢。”至今福州屏山、帮洲、排尾、程埔头和闽侯的天水村等地还有“齐天大圣庙”，中祀孙大圣，香火鼎盛。有些居民家中也供奉齐天大圣塑像，朔望烧香礼拜。至今当地畲民仍奉“大圣公”为守护神，每年六月初一要举行隆重的祭典，庆祝